

山西汾州府臨縣誌卷四

00160.183

32

14

藝文志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
文之用大矣哉上以紂王教繫國風下以通勸
誠存褒貶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三晉自庖犧
畫太極神堯廣文思肇起人文之元卜氏以文
學教西河流風餘物炳炳麟麟煥乎盛已臨屬
邊無文教通中國軍晚地無名勝足寄嘯吟而
兵燹後遺章散失以故宋元前年世渺邈聲禾
靡遺搜羅摭拾擇其文可風世鼓動開化理者
誦勅而下記傳詩詞雜著其若干首圖別區分約舉
以備采風焉爰作藝文志

諸勅

皇墳帝興世爲傳書漢并絲綸覃敷治道黃麻
一紙也而褒嘉功德錫極兆民其仰雲漢昭回
焉臨雖窮山僻谷淵默離辰而響應四表亦所
不遺也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
稱勅天之命詩云畏此簡書欽哉

康熙四十一年正月欽奉

御製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與至
渥也朕臨敷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擴
簡學使釐剔弊端善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
幾模範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
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
錮已久粹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
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

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
長列宮墻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
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
考義勿雜荒繆之談取友親師悉化儻盈之氣
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
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
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或
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
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

不容鄉黨弗齒縱倖脫袂扑濫竊幸繩返之於
要能無媿乎况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
尤鉅士子果有英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
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
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
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
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
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
樹績膺後先旣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

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
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
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烏旌不特爾身有
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承
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勿儆毀方躍冶暴棄自
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裁
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不能爲爾等寬矣自
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
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

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
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陳縣誌

卷八

四

贈文林郎甘泉縣知縣郭永通勅
國家數錫臣下必追賞其所先蓋彰賢而勸孝子
爾郭永通乃延安府甘泉縣知縣奇之父躬令厚
德名孚鄉邦訓子有成效勞官守肇推郵命用增
輝於九原茲特贈爲文林郎陝西延安府甘泉縣
知縣庶其靈爽服茲顯休

贈孺人田氏勅

生之德父育之則母匪均敷錫何以隆罔極之報
予爾田氏乃陝西延安府甘泉縣知縣奇之母訓

臨縣志

卷八

五

子能官而奉養弗違宜加褒典以慰孝思茲特贈
爾爲孺人尙克欽承永光幽壤

封文林郎西城兵馬副指揮趙精勅

萬曆三十年

蓋漢賜高年爵帛而報孝弟力田之士今有若人
朕所禮也矧能迪厥子效職於時者乎爾趙精乃
西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承基之父隗瞿良士坦
坦吉人至孝篤於慈闈好施洽於仁里家有嚴訓
人無間言爾子服官有康幹聲所從來已是用封
爾爲文林郎西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有赫龍章

益延鶴算

贈孺人劉氏勅

夫母氏幼勞而祿不逮養此獲我之詩所由作也
曷以慰之厥有愍冊爾劉氏乃西城兵馬副指揮
承基之母毓自名門嬪於碩士兼愛勞而坊子事
勤儉以起家徽範云迺顧復如在是用贈爾為孺
人聽此綸綍之榮式慰栝綬之慕

封承德郎山東登州府通判勅

天啓六年

夫鴻漸之儒往往雅意騰籌而不獲盡究其用故

臨縣誌

卷八

六

薄於榮名厚於昌世國恩家乘蓋交為重矣爾原
任山西平陽府芮城縣學訓導喬養蒙乃山東登
州府通判鳳翔之父藝苑名流人倫恪士宅心長
厚里號德門篤志菁莪腹稱經笥雖鵬搏未遂僅
宣振鐸之猷而燕翼式貽聿顯方城之業嘉勞名
器徵訓庭趨是用封爾為承德郎山東登州府通
判丹綸煥采綬以長新紫綵緜青湘而競彩

封安人高氏勅

位分恂內則稱著代焉若仰有名德之遠備有鑽

勤之業其父則母儀必不足述者爾高氏乃山
登州府通判喬鳳翔之母旣德靜貞作述者爾
獲而修祀事流主饋之敬聲和九以勗嗣人啓
丞之茂烈宜勞五馬潤美三遷是用封爾為安人
寵煥絲綸慶敷珈禱

封山東登州府通判勅

國家設郡箝以佐二千石奉宣德化用奠百姓于
俾又意甚殷也有其渾心乃職以治理聞朕不愛
褒綸以旌之爾山東登州府通判喬鳳翔拾遺

鄒縣志

卷八

七

群分駕名城當海濱荒瘠之餘正理胥芴囂之會
而爾宅於茲慎措以直方庭無呼暴之聲吏絕憑
城之蠹牧守資城于畫諾庶僚咸表夫方嚴日麗
黃堂民歌青草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
命夫斟鄩僻在滌徼比歲遘警驛騷民疲奔命爾
以經術來襄吏治其於民瘼洞悉久矣東郭之馬
將疲編轡之車必蹶其為朕靜緩休息之朕將顯
用汝欽哉

封安人郭氏勅

朕惟賢媛當組紉則佐學當鞞佩則佐政其飭篚
篚于庭屏不異贊襄郡政也可新褒嘉爾山東登
州府通判喬鳳翔妻郭氏毓德崇閎儷美碩人懽
豫致于尊嫜釜錡有恪勤勞宣于夫子警戒相成
睦茲展驥之歆惟爾弋鳧之傲是申綸綍以勵惇
聞茲封爾爲安人式承有赫之明綸益贊無窮之
休問

奉

天承通

皇帝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
敬之忱聿隆褒獎爾穆先翁乃貴州威寧府
西州知州穆成周之父親躬淳厚懇訓端履業
可開先式毅乃宜歆之本澤堪啓後貽謀作
牧之方茲以覃恩贈爾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
於厥克承清白之風嘉茲報政用慰顯揚之志
昭乃遺模

瑞縣誌

卷八

九

制曰朝廷重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稟冰淵之
操教本蒸醇爾貴州威寧府黔西州知州穆成
周母李氏淑慎其儀柔嘉維則宣訓詞於朝夕
不怠育子之勤集慶澤于門閭式被自天之寵
茲以覃恩贈爾爲宜人於戲仰酬顧復之恩勉
思無字敦煥絲綸之色未賁幽潛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作牧重於專城遂委一州之任親民莫如長吏遠逾百里之榮爾貴州威寧府黔西州知州穆成周才具夙優精勤尤著釐剔吏胥之弊人殫嚴明勾稽案牘之煩政無留滯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飭乃官方旣効能以奏績勞于王事宜錫寵以酬庸制曰良臣宣力於外効厥勤勞賢媛襄職于中膺

歸縣誌

卷八

十

茲寵錫爾貴州威寧府黔西州知州穆成周之妻謝氏終溫且惠旣靜而專恭稿從夫克贊素絲之節蘋藻主饋爰流彤管之輝茲以覃恩封爾爲宜人於戲敬爾有官著肅雍而並美職思其內迺黽勉以同心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資
敬之忱率隆褒獎爾王在雍乃廣東肇慶府陽
江縣知縣王永春之父履躬淳厚垂訓端嚴業
可開先式教乃宣猷之本澤堪載後貽謀裕作
教之方茲以覃恩贈爾爲文林郎廣東肇慶府
陽江縣知縣錫之勅命於戲克承清白之風嘉
茲報政用慰顯揚之志昭乃遺謨

陽江縣志

卷八

七

制曰朝廷重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凜冰淵之
操教本慈幃爾廣東肇慶府陽江縣知縣王永
春母趙氏淑慎其儀柔嘉維則宣訓詞於朝夕
不忘育子之勤集慶澤於門閭式被自天之寵
茲以覃恩贈爾爲孺人於戲仰酬顧復之恩勉
思撫字載煥絲綸之色永貢幽潛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分符百里必遴出宰之材報最三年爰
重懋官之典爾廣東肇慶府陽江縣知縣王永
春雅擅才能克宣慈惠撫綏有要常深疾痛在
已之心懷保無窮不志顧復斯民之責茲以覃
恩授爾爲文郎錫之勅命於戲前勞已茂爾褒
製錦之能來軫方道益勵飲冰之操

制曰良臣宣方於外効厥勤勞賢媛襄職於中膺

臨縣誌

卷八

七

茲寵錫爾廣東肇慶府陽江縣知縣王永春妻
朱氏終溫且惠旣靜而專綦縞從夫克贊素絲
之節蘋蘩主饋爰流彤管之輝茲以覃恩贈爾
爲孺人於戲敬爾有官著肅雍而並美職司其
內昭淑慎之遺徽

制曰在公必敬臣心每待助於閭閻齊體惟均國
典必疏榮於繼室爾廣東肇慶府陽江縣知縣
王永春繼妻薛氏以順爲正無成有終柔嘉克
達乎前撮珥璜流譽慶澤用昭其嗣美翟禘增

光緒以恩封爵為孫人於康如諭如紳勿
象服之榮宜宜家九副備書之錫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寵綏幽爵式嘉伐閩之勞蔣起門風用
表庭闈之訓爾自晉侃乃東直門守禦千總加
一級自晴之父義方啓後毅似光前積善在躬
樹良型于弓冶克家有子拓令緒於鞞鈴茲以
章恩贈爾爲武德將軍東直門守禦千總加一
級錫之誥命於戲錫軍府之椒章游承恩澤荷
天家之休命永賁泉壚

歸縣志

卷八

四

制曰怙恃同恩人子勤思于將母赴桓著績王朝
錫類以榮親爾東直門守禦千總加一級自晴
之母趙氏七誠嫻明三遷勤篤令儀不忒早流
珩璫之聲慈教有成果見干城之器茲以覃恩
封爾爲宜人於戲錫寵綏而煥采用答劬勞被
象服以承休永膺光寵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區藩軍屯兵食率開大計賢勞王事人
臣實有常程爾東直門守禦千總加一級白晴
展方戎旃預心武備伍符尺籍能備簡閱之規
輓粟飛芻具展精勤之績克彰前効用沛殊施
茲以覃恩特授爾階武德將軍錫之誥命於戲
無忘介冑之勞祇承異渥式荷絲綸之寵益布

新猷

臨縣志

卷八

十五

制曰策府疏勲武臣之茂績寢門治業闡賢助
之堪音爾東直門守禦千總加一級白晴之妻
李氏甄贊名聞作嫡右族擢蘋采藻夙彰宜室
之風說禮敦詩具見同心之雅茲以覃恩封爾
為宜人於戲錫寵章于闕闕惠問常流荷嘉獎
於絲綸芳聲末劬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宋將西征禱應克捷碑記

禮部申准都省送下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河東路
經畧安撫使知太原府林希劄子奏近嵐石麟府西
路出師進築堡寨凡所過神祠並令致祭今據統制
官王文振等申石州明靈侯祐助王師皆有應驗不
敢一一縷陳契勘明靈侯世傳趙氏元豐四年帥臣
孫永奏為祈禱有應先朝封號明靈侯經今二十年
本路前後出師必有冥助今來王師進築靈應尤異
伏望

臨縣志

卷八

聖慈加封爵號庶使鬼神効職者亦被褒錄尚書省
牒陳奉 勅石州明靈侯王師濟河問罪西夏元戎
慎奉有所於侯正直聰明惟願是勅晉寧建壘遂合
新秦我陵我阿民樂耕牧庶茲勝績實靈之休進封
貴公秩冠五等永福并土衛其格思可特封明靈公
至牒

元符二年十月

牒

右正議大夫守左丞蔡立
金紫光祿大夫守左丞僕射陳立

大元故延安兵馬總管袁公神道碑銘并序

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撰

承直郎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暢師文書并

題

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媯泃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媯姓以有天下之號則虞姓及周武封胡公滿於陳以國陳姓以陳公謚又胡姓袁則肇於陳大夫轅濤塗西京轅固生猶未省文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爲袁矣其家太原石之臨泉者不知始何世何人所可

臨縣誌

卷八

二

諧者則在金有隱德農畝者諱亨生廸業儒博極羣書尙氣節不食然諾生企景有父風生鐸丰儀峻修克世其家學實生今延安路兵馬總管諱湘字潤夫金之處國王公佐持節鎮葭蘆當吾元勁兵之衝殫力竭謀愒不自支一日集將佐使各推辟所知可與計事者或言公賢爲書致之三往返始來用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聞諸汴京官以忠顯校尉遙主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超武節將軍命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爲藩援以安者五年後王公佐

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歎曰吾愛一死哉死而
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卽下蘊怨積忿於我者爲日旣
久吾死而捐兵民以首其心胡寧忍哉遂乘夜載鳴
夷濟河欵我大將李罕營降解所佩誓曰所有二於
公者有如此劍將李義之相與飲酒盡歡以便宐升
臨爲州版公爲帥遣將州兵畧地鄜延悉下之移鎮
延安臨民德之寧輕去其鄉不忍去公多攜家來從
朝廷賞納土功授延安路兵馬總管時旣偃兵民方
去危卽安公敦勸耕稼裁抑游惰使各食其力隣境

聞之逾河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願托處深山窮
谷者不可勝計公符其守令居借之廬耕助之牛儒
生之賢而文實聳人瞻聲動人聽者如侯立嚴昭焦
舉張華王明畢美邵端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
府以師群吏不者則升之學官以範多士由是悍俗
紛革而禮讓興行矣會大料民止籍主戶漏其僑家
浮客者或咎以何獨損吾戶數公曰若欲肥版籍以
銜庶耶一日賦役下僑浮生心必計曰等賦役也與
避人境而不免何如歸吾家之安焉客去而主孤實

亡而各存祗益累也人服其能圖遠其後河東山西
果來徙其民公謀使者曰若所以必徙者豈以代吾
賦役而汝無得哉吾所籍止主戶未嘗妄以僑浮土
者版冊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徙使各奠其居卽是民
推擇置吏歲集其賦入是以吾土育爾民奚必其徙
其以是歸語汝帥使者亦度民已安此雖徙之且道
亡不達許之而還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公猶仁其
僑浮爲輕其調庸同列害其能且位加吾上多行金
帛貴幸以訟公徵使就辦公費貴幸幣殊涼薄庭臣

以訟者之言方騰能不以賄免顧歎重其忠儉歸益
自尅礪四方行李至者相踵廩肉不足爲射獵鹿豕
以繼勞贖之須皆出其家不足則從富人稱貸羈民
之豪傑謀曰吾屬依公以生坐視寡乏莫之省憂人
曰我何捐金餉之亦謝不取及大封宗室割所治爲
公主湯沐邑有說公厚歛入謁可結主知且無令同
列得先之也公曰吾豈剝下市寵者耶不行先朝時
今上以太弟之重征南詔駐兵六盤山公見行府建
言始延安之籍民爲兵皆懸賞募之人率授銀三十

兩始行及遠戍久役津餽不如於前老稚日困於家
則性者挺身而孤匹勇者連伍而俱歸軍吏以法誅
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閱絕民厚業饒丁者更代以
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上然其策讓隣道臣之
在行府者曰若曹之來其所請求不過官資之崇卑
符節之輕重便已私耳亦嘗有一白軍民利病知袁
某者乎聞者愧警自是雖不自行遣官屬有所奏請
上必曰若從袁某所來耶言輒報可歲癸丑冬將適
京兆未至輿將歸人來請英公安之言笑如平時夫

人問焉一旦公病小加於今日如吾母子寡幼何惟
治命是聞公曰吾平生所爲無有不可語人者天將
厚予是外非若知也以十二月十六日卒於正寢年
五十有九以中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臨州
太平鄉白汶里先人之兆次凡再娶元配馬氏繼配
梁氏子男三人馬山一人未名前公卒梁出二人克
忠昭勇大將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克良提舉
太原樞密司女三人馬出伯適定西州尹蒲察仲德
伯適中部縣尹張欽用梁出季適屯田總管折叔玉

男孫四人長仕圭餘未名女孫八人在室十八年
以陝西憲副錄囚延安昭勇君自隴右得告家居一
際言色固已心推爲巨人長者若不見毛髮比出統
綉家者古人有云觀其子可以知父矣明年克良持
君書與公事狀碣銘墓碑因得究公爲人益自信昔
者觀人之不失也蓋嘗論之人生紛綸尙武之時懦
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強之依而強者或徑行而無謀
亦旋然敗也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衆則人亦莫之
信而爲之使嗚乎公於此時克樹功業裂地而侯以
於後世也

銘曰繫袁之先世繼顯賢由全百年力本于田起
蹠而行篤公之自逢時未靖實艱初試人求其生
雖從雄鳴有距跳跟有翼奮勃臨泉葭蘆襟帶河
山公居其間捷其恃頑矜我謀勇恒吾力我麾
我招莫不順適國步未改效死我臣天命維新吾
生斯人府葭延長緩丹鄜坊我旗樹降千里其疆
一朝爲道亾久則樂康人無我敵束而矛執斂而耕

參督而蠶織而方塘疇孰爾股剋孰蠶孰哺煦乎
摩撫憐曰時哉爰適樂土寵先不希鈞言不危說
進可行丹宸肯頤不年永辭延民之思今三十年
如在柩時黃髮髻子枚誦其美事上之忠繩下之
嚴生民之仁與人之謙顯親之孝奉已之廉人一
二有公乎具兼延民之思日遠則亡我詩之御首
世昭章

至元二十五年歲次戊子九月二十九日男昭毅大
將軍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克忠建

改修學宮碑

嘉靖戊午年

都察院張

珩人

夫臨西河離石故地也魯稽廟學元至正間建於縣之東郭明末樂戊戌改遷東南去舊二里許蓋遠河地之患也逮今百二十餘年如倡議遷建當道下檄皆曰可適吏士者坐墨其議遂格無何脫尹鎬以京闈名士遴尹是邑下車初卽以風俗人才爲首務一日集議廟學故跡豈但河水崩潰且臨野無蔽殆非明時尊崇

臨縣志

卷八

八

厥攸宜指原議按察謂衆曰北枕紫金之險南帶黃河之固東控龍山西接鳳嶺誠得形勢之最者况左右前後皆有隙地可增市價及以官土互易成廢袤宏規後親爲荒度其廟之殿廡門池學之堂齋厨閣以至新建亭祠罔不如制城之上建二樓以壯左右巨觀經始於嘉靖丙辰孟夏戊午季春落成輪奐孔飾彛章具舉末延文明之慶於無疆尹之賢可例推矣訓導周官命生員郝齡白牙任鳳陳希烈丐文以詔來者余謂四子曰若知國家建學育才之意乎

蓋聖人之道六經盡之矣六經非在外也卽人心所
具之理謂之明德本體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我
高皇帝詔天下立學校以六經造士上宗三代教人
之法明明德於天下後世者也百九十年來政教之
洽人才之盛載於皇明名臣錄者迹殊而心未始不
同是故有作霖雨舟楫者有斷盤根錯節者有危言
見於臺諫循良君子鄉邑者有學貫天人立言垂訓
者甚至過窮不屈遠竄無悔高自樂道微辟不至者
皆屬六經之膏腴以見 皇家作人之效彰且著矣

是六經者實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豈資美鉛槧以邀
利達具耶遂我 皇上復制敬一箴註五箴以頒布
天下抽關啓鑰用揭六經之秘天下之士可不上體
皇心以追前修以期明德其成雍熙太和之世哉
夫學校育才古今相沿也迺自唐虞三代下逮漢唐
宋以及今日千載之間人材風化孰替孰隆孰美孰
惡耶臨邑之士常勵學更新駿奔禮成之初審其所
當法者立志以求之則趨向不差他日豈無振世豪
傑出於其間乎况尹往來余不深知以明德爲政者

故以告同志如此嗚呼豈特爲邑學記而已哉

歸縣記

卷八

重修廟學碑

萬曆二十六年

邵汝楫

夫學校者乃寰區首善之地賢士之所關也
聖天子之所以儲真才督學使之所以比髦俊守命
博士之所以日省月試而陶鑄之者胥於是乎加之
意焉爲之殿以崇元聖爲之廡以祀羣賢而豈徒表
重根本立標的也爲之堂以明人倫爲之齋以分訓
誥而豈徒哉彰化源端士趨也時修葺以新瞻視隆
禮義以榮橋門而豈徒哉振風教作士習也然則學
校之爲國家重也其來遠矣 邑侯對水常公甫下

臨縣誌

卷八

七

車謁

先師廟升明倫堂進諸生授講畢則遍觀於宮墻中
外乃於廟貌則新之堂齋則葺之廟門則磚砌丹塗
之復謂其規制弗偉科目不振遂卜日集工役量事
期計財用學之東爲坊三楹扁之曰鯤化滄溟廟之
西爲坊三楹扁之曰鸚橫霄漢堂之前爲大門爲二
門易舊爲新扁其外曰儒學內曰丹桂芳業風化源
頭門之南爲屏三楹扁之曰雲路又其南卽內城建
於其上扁曰龍門前後拱向左右岳峙崢嶸嶽嶷

彩色輝煌煥然稱改觀焉臨之士咸一公課士之勤
鼓舞之雅有願升堂而請益者焉有觀雲路而慕青
霄者焉有過龍門而思騰變者焉固見其彬彬然向
化矣余復揖而進之曰噫嘻是固足以言彰公志而
要未足以言彰公教也蓋貴士者先器識而後文藝
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有曰
升堂入室如仲由者乎不有曰望雲思親如仁傑者
乎不又有曰聿登龍門如東漢多賢者乎二三子苟
能修德崇道尚志敦倫礪節砥行由是而致身青雲
臨縣志

卷八

攀龍附鳳布列廟堂而致君澤民焉斯爲無負于公
教斯爲不孤于公望斯爲不虛于公首重學校而勞
心修創之至意乎乃相率拜稽爲公頌公直隸交河
縣鄉進士譚時芳字允桂別號對水邑幕信君允東
省齊東人其襄厥成例得其書云

謝侯重修文廟碑記

順治三年

都御申朝紀

千巖競秀之中巍然而嶙峋者則臨邑也邑之北有
縣治縣治之南曰學宮厥位而陽厥土燥剛厥材孔
良殿堂門廡黹聖丹漆舉以法舊籍有可攷者崇正
癸酉之季西賊蹂躪一炬焦土嗟乎此一變也予嘗
讀邵子有云自有天地以來一元有十二會會有一
萬八百年自子丑寅辰戌會則閉物而消天至辛會
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此數也理也信乎天不變道
亦不變也有神明變通之人出德行動天地制作餘

臨邑誌

卷八

三

神明昔人所為雖豎谷使西御躡壽山令東覆者噫
嘻斯人豈易得也哉邑令謝君滿洲人傑也奉
新朝簡命來莅茲邑時鷄賊播虐之後克煇煽天則
屍橫骨暴妖氛蕩地則徑斷烟寒嗟乎此又一變也
唯時公車騎之往肅下車卽布澤流仁免群生於
水火納百姓於休和不數月間而寇孽靖掃治具畢
張流離亡散者悉聚而有室家之慶矣乃進諸生慎
學宮闕狀愕然嘆曰學校廢則人材散失人材散失
則儒效闕疎大可惜也於是出諸俸金庀材鳩工而

其鼎建之正殿傾圮也乃其棟宇厚其牆垣爲葦葦
飛而廟貌聿新矣以及兩廡名賢鞠爲茂草則更新
創立於神主之廢者增之而神有所依矣戟門之頽
者樹大門之缺者補而堂舍內外一時燦然改觀矣
且有門壁塞於前坊牌易置於左右金碧輝煌無一
不舉昔人所謂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者復如
故也興起斯文其在茲乎公可殫誦厥心矣不特此
也如築雉堦如砥河潮如葺文樓如蠲荒租以軫民
困如罷協濟以恤驛疲入其境政簡刑清徭輕訟息
臨撫諸

卷八

四

遺不拾犬不吠行者相與歌於途商賈相與休於市
農夫相與穫於野而大工適成遠眺之則吞嵐光挹
碧波雲蒸而龍翔霧騰而豹變奇哉此廟之大觀也
闔邑中紳衿者庶旣立祠以祀焉有學博先生張奇
勲者陳牲告奠我

先聖先賢張筵明倫堂爲公謝之予聞其攘袂競先
老者少者觥者籌者懼迎者候門者無一不畢集恍
乎如嬰兒之投慈母也此又一變也倘歎公何以得
此於人心也哉總之德及故信乎信乎故人和人和

故政多暇公之志不在功名不在富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後之人陶鑄於宮墻中者沐公之澤炙公之光感慕奮興秀傑挺而科甲繩我

夫子血食馨香萬年謝夫子教化亦馨香萬年所謂神明變化者此耶信乎天不變道亦不變也公諱道號路然今陞江南淮安府知府滿洲人原籍山東濟南府學生

學宮開路記

邑令丁宗懋

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以極高明則壅蔽者務去焉以致廣大則窒礙者必通焉要在識其所從入毋惑於他岐而已學宮前臨大街廣不盈數武南向廬舍參差規模湫隘跬步間未嘗不嘆面墻也其窒礙壅蔽也孰甚癸未冬予蒞與諸紳士約捐置李姓常姓宅若干間撤而去之既復購楊姓牛姓宅各一區惟牛姓宅之在西偏者畱為邑尉廨餘亦撤而去之自是疊嶂層巒軒豁呈露攬秀挹青令人意境俱遠矣

臨縣志

卷八

增五

者觀於此誠知擴充聞見開拓心胸而得所從入以馴至於高明廣大之域斯所謂能由是路者乎予方擬構先師牌樓以崇觀瞻引牛澗水作外泮池尋以有事於城工未遑就緒為紀其長寬各丈尺以俟君子時乾隆己丑天中節也

臨縣陳侯石砌城堤記

萬曆八年

進士雷應志

臨之治屬於山西太原府而其城肇於金之大定我朝洪武二年繕仍舊址至正德辛未始增置外城然崇不過丈餘闊不盈數尺亦藩離之形跡耳非保障之策也壬子高廣其制第以距東一面川原平敞正寇賊躍馬之區受大河衝決之害歲傾而歲葺之官勞心民勞力雖智巧百出莫可施其計也河南賀侯嘗築堤以防之矣而湍濤者如故關中吳公嘗砌石以城之矣而崩決者如故編枕挑壕鑿渠引流無歲

臨縣誌

卷八

六

不然民之業生盡廢自修葺以來歲計丁夫之費已至百萬餘金而百姓迄無寧宇每歲二月興工之際逃竄避役者扶攜塞道臨爲太原庶富之鄉而今困敝若此以修城之役所致也使無經久不壞之規將歲復一歲工無止息其財之費又不止於百萬必至於杼柚其空而後已其力之徵又不止於眉穿必至於村落丘墟而後已石壕吏之詠安上門之圖將爲臨而刺之繪之也有日矣幸際陳侯受天子簡命來莅是邑明敏果銳暇豫以應旁午之政廢墜悉爲興

理乃集士紳耆老親詣衝流要害之地而告之曰徒
濬河漕築沙堤真以有限之民財填無窮之巨浪耳
無怪其工之不成也莫若爲大石以砌高堤而蟠根
以護其基而堅固以完其縫斯可障狂瀾而東之此
一勞永逸萬世無疆之休也衆皆難之曰一石之運
尙苦其艱况千餘丈之石堤表裏相接自非神運鬼
輸人力豈能爲此侯毅然任之不爲群議所撻几規
制之方日期之限用度之數靡不計算周悉且夙夜
程督始終無倦甫期月而堤成再踰歲而功就如肅

如陵水之泛漲者屢至而不愆其行工始于萬歷丁
丑之三月越戊寅之九月告成沍寒之月息役實計
一十有四月告竣夫飲泉酌液貫思其源摘葉披莢
必窮其本侯其立萬載不拔之基免蒼生荼毒之苦
自是純其藝黍稷焉而未報舉趾者無擾于供役也
肇牽車牛服賈焉而懋遷化居者亦不驚於築鑿也
居者安勞者息流移者復業窮困者復蘇髮鬢乎富
庶之舊孰非成堤成城有以錫安堵于一時而何以
接綿綿福惠于無窮也則是堤也可名之爲陳公堤

也是城也可名之爲陳公城也恐其久而不傳遠而
莫稽焉於是集槩學生員胡汝濬白鶴范學浚王化
賀表張靖邦等理問高肩冠偕屬官曹友光南應科
等如晉弓文以襄厥美因叙其始末如此侯諱舜道
字希孟新槐其別號也保定府興安縣人績難以悉
數院道旌章紛馳壘上凡國家難剖民情召侯至
而立判之能聲籍誌別有功德之石

重修護城石隄記

世宗丁宗憲人

臨城東距湫河湫水經大小連枝山北與榆林諸溝
匯激而西射以與城啣築隄所以護城也自前明嘉
靖兵脩副使趙公度地河壩伐石爲堰後之繼斯役
者屢修屢圯歲以有事明季兵燹相仍而當年遺蹟
遂與山碑麗譙盡付馮夸矣越雍正壬子水暴至延
及城內民居蕩析時請於覺羅石大中丞得報可
發公款三千金築而新之從東門而南延袤一百三
十丈則茲之石隄是也昔爲荒墟今列廛市依斯隄

臨縣志

卷八

增六上

以宅爾宅者且三十年亡何歲月寢深根培剝落縫
裂罅穿難與持久其迤北一帶水勢益蹙近時郡伯
張公曾加補苴疊亂石而糝以灰沙亦隨漉漫不可
復識壬午春予合茲土竊以爲欲衛民莫先完城欲
完城莫急修隄顧未信而勞弗敢也其明年遂與邑
之紳士里老謀謀僉同不以予爲劣而任之量力捐
輸匪徵而集則省於前也羣力趨赴必值乃傭則
人不滋累也方春經始徂秋告竣庀石蟠基惟深且
固編縫則綴以鈿錠層累則貫以鐵管蓋歷稽前代

與廢之跡而底法加密焉堤既成或曰水之爲城患
者以不由東山崖下故道行耳宜鑿渠以引之或又
曰城以北舊爲趙家崖崖路而水乃直薄城下宜墪
於崖以捍之顧予觀湫水漲溢奔沙徙岸木石俱下
鑿未息肩淤不旋踵若趙家崖踞其上游適抵最衝
挾甃石之功以禦撼山之勢是螳臂而當車也何足
與洪濤爭怒哉因扼隄之中權更爲築臺狀如偃月
與隄相抱以避趙家崖之衝也水勢至此得稍停泊
又若廻旣倒之狂瀾以障而東之者登臺南望則

臨縣誌

卷八

增大中

石大中丞之遺澤新焉其北則今所增築直統城隍
而止枕殘堞駕長虹晨炊宿靄空翠霏濛此湫川煙
雨之所以稱勝槩也竊於斯臺有取云故並及之

順成亭記

邑令丁宗懋

湫川煙雨臺成遂作亭其上挹東林之晚翠盼西岫
之夕暉廬舍參差灘聲勺磻一川風景頓覺改觀矣
然豈惟以恣遊眺哉方予之爲是臺以護隄且以護
城也自春徂秋經營凡幾閱月猶憶蒼龍昏見之辰
民若旱予懷惻然爲之再禱而甘霖沛旣而風雨和

諸率五日十日不愆其期年穀豐登稔於隣壤而斯
亭以次告竣焉於時野老扶杖而觀農夫挈榼以慶
人熙物恬來集來遊若不知有前此經營之苦者記
所謂順成之方此其象乎以是名吾亭殆猶長公歌
澤將展禮於斯惟日自今以始歲其有則茲亭之
洵有天幸矣烏可以不書
乾隆癸未立冬後三日記

重修西城記

尹同臯

御史

臨故離石地邊於晉恃嵐谷數峯黃河一帶稱次衝焉然內應偏關右捍太原又稱扼塞矣邑泊西北枕鳳山之麓東南繞榆水向俱削土成城其繞河者若水齧後易以石而踞山猶土也山峻睥睨登山俯視舉足可踰頻年風雨剝蝕土石俱消漸薄漸脆令茲土者不無擲議而輒申格澁水諸葛侯以別駕左遷至輒爲城憂曰保障哉寧非晉陽之士也若欲卸有堅城以盛其民不欲片畧需者適歲稔遂次且其事

臨縣志

卷八

九

捐俸設糜撫流移革土稅薄徵徭民若不知有饑歲山陬乏水我黍我稷仰聽於歲卽有奇策以支荒政而苟且目前卒非良策乃興水利而俟澤與水俱深稍旱得挹彼注茲民竟感爲時雨而礎瘠以腴無憂歲也侯心如秋水故於澤無所溷而於物無所不映民日以寧而訟庭鞠草矣邑苦偷兒侯簡緝弭之士有貧者無不佐糞鹽而凡民有喪輒爲具棺暇則進青衿而謀之提命所及比於文翁而尤恐化之不廣迺飭社學於是文明日開絃誦比屋卽不城而歲豐

人和政自不須地利乃侯復曰夫此猶是苟且目前
耳不有堅城孰與捍外衛內寧離石之可虞太原可
念也徹彼桑土正此一時遂以修城之議上之當事
當事固樂於有成而議增議減議土議輒議役議費
殊苦甲乙侯悉心擘畫得中當事旨乃許可而一土
一木無不經侯料理西城則剝剝壁立表以女牆西
門兩峯對峙衆壑奔注如駃騩之勢莫能禦而不塞
又明開以瑕獲因山爲涯因壑爲河上跨以城環門
其下使兩山既聯而水復不闕此尤創建之奇而基

俱石砌罅俱石髓懸窰欄馬種種周匝始自季春之
朔暨中夏事竣後不他借而僅從丁役抽撥費亦括
帑通融尙多長物更欲爲三面計則離石共有金城
而居其中者民不呼庚癸苦追呼士得歌咏先王之
風而彈琴其上者並得臥而撫茲城矣太原不亦有
賴哉卽吾家有晉陽公何得專有保障也許侯衛民
之心急於足民而必足民以圖衛民者蓋世卽有崇
墉而實以萊色之民孰與無城卽屢豐年雉堞之不
飭一旦戎馬生郊民亦寧有饑耳此侯政之次第寧

是苟且目前者哉侯少負才名海內擬侯取科第如
拾芥而僅以明經起家使侯憤然以不得一第芥帶
于懷而以明經爲屈不樂榮仕則安得定遠之業不
遠移南粵而天子特加屏星以隆半刺乎旣以他
事波及左遷離石倘侯以左遷爲屈小西鄙爲不足
治則西土亦何賴焉以見此保障功故離石于侯則
不足于險而有餘于過侯於離石則不足於過而有
餘於才余竊謂侯才政以遇不足而少見一斑也不
則寧不以文學掩侯才乎當事行且上其事一天子

嘉乃懋績當不得復循定遠故事而侯才益顯侯遇
亦隆矣因離石諸友之請而紀侯大凡若此侯名諸
葛昇字孟旭號澹明浙之壽昌武侯其先賢也

萬曆四十六年

創建城臺記

李文郁

嘗聞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故秦之復隍豐之日
中易惓惓焉臨西北近邊往歲外藩欵貢西隔黃流
天塹二十餘年邊無牧馬農徂其野士庶方恬熙相
慶我邑侯古瀛常公憂深慮遠不憚艱勞築南北二
臺整以磚石繚以周垣房各十五間令其中可容千
人南臺中屋扁曰有備堂左柵曰齊心防守右柵曰
協力折衝中一大池名曰待渴取以逸待勞以近待
遠以飽待饑之意北臺中扁曰無侮堂左柵曰未雨

臨縣志

卷八

三

徹土右柵曰先霜戒冰池亦如之每臺蓄器械什物
不少缺焉夫當今盛際凜凜如對壘處心積慮寧可
尋常測度耶昔姬公賦鴟鷂尼父稱知道周情孔思
孰有如公者其工始於丁酉四月至八月而落成區
畫盡方勸課合矩民不稱疲財不稱耗後必有採拾
所聞以傳之史冊者茲姑紀其始末公諱時芳字允
桂直隸交河人

邑侯莊公建修城樓碑記

曹席珍

國家襲夏殷奠神泉於析木之次寄肘腋於并肆鍵
關梁於西河故自寧雁以南右轉而濱於上郡雖邊
腹不同或稱極要或稱次衝咸禁暴禦亂之凜焉臨
邑孤懸兩河當新秦五原之孔道爲全汾肩髀馳往
占來蓋亦西北之重地也由懷廟以迄今甫歷三紀
而數見攻圍一則始於援邊之叛將介甲投門一則
起於圍綏之草竊蹈瑕抵間一則隣寧之士弁勾絡
交寇一則秦中之廢帥遙應平賊數者禍亂不等或

得則戮其醜或失則毀其郭總恃此戍陲墮戶塗隙
效死嬰守之重地焉然當時慮先庚甲內外暇備內
則方面之中有巨樓耳臺之上有箭櫓雉堞之口有
楯蔽分甲之地有汛舖下至弓刀砲石籌箭更燈咸
殷殷秩秩焉外則城麓之下有邦月重濠之外有品
坎南北之線有虹隄隱短伏垣跳盪賭截風鶴一德
扶攜如歸自勝國以來湮廢積久前蹟泯然且南北
兩臺包絡孤角最爲險濶壬申之歲禍本所發至今
尚談虎而色變也然朝斯夕斯者慶禍未及煦煦相

樂不思事變無常焚棟之或及已也幸而莊公以吳
世族魏科試鮮山邑數年之內政通人和其補偏救
弊如市水田以濟殘里賒工食以給關役厚衣粥以
瞻獄囚種種嘉績悉出已資茲歲在辛酉季夏周視
城垣進蓮幕王公暨弟子員張生郭生趙崔白生而
告之曰臨邑盤踞萬山介呂梁崑崙其氛甚惡今城
之苦窳若此是豈勇夫重鬪擊柝禦暴之義乎爰出
俸金傲劉晏理財必用士人之意屬諸子弟董治之
遂率義士高標等朝夕拮据庀材飭匠課日督工復
臨縣誌

卷八

五

恐糜費錙銖將各匠口食輪流而犒勞之于是費省
功倍不日告成復於文昌舊趾建治臺閣旣塗茨仍
勤其丹雘迤廊遙望雲隱翬飛宛然西偏一重地也
然前此非無民牧一病其涎金而好入一病其剗刻
而不出公痛革紙贖等弊絲毫不入公私有事輒措
自己手如此良有司今天下能有幾人哉能有幾人

臨邑修城碑記

邑令丁宗懋

皇清御宇之三十年詔天下有司相視城垣圯者修之殘闕者補之毋習故常徒侈靡費毋事苟簡從飾外觀觀浮崇實以為一勞永逸計維時彭大中 承節方新欽嘉率循晉祚之以城工請者凡 有八州縣而臨與焉臨之城完舊之功半新建之功亦半先是估費盈數萬乃省之又省約費二萬六千兩有奇而工在萬兩以上者例得委員分修因即其段落斷而為三自東南隅以至於西屬汾陽令 朱濬任之自東北隅以至於西屬孝義令 王椿任之其正東一面瀕近激河最扼險要惟新是圖俾 宗懋董其成焉

南隅以至於西屬汾陽令 朱濬任之自東北隅以至於西屬孝義令 王椿任之其正東一面瀕近激河最扼險要惟新是圖俾 宗懋董其成焉 宗懋既奉檄遂與者買友約以丙戌暮春筮吉從事土工木工石工金工四方民之挾其技以來者先值後備且加厚焉計日程工無虛日焉其明年丁亥九月甲午牘乃告成夫興大作集大衆古聖人常慎用之春秋凡城必書重勞民也詩稱寔墉寔壑而以韓城之溥歸美於燕師

所完則承平所有事矣其時暇故其力豫民雖
勞又烏可以已乎我

國家世際承平內寧外謐斯民之暇且豫也固宜
乃猶重其勞之也用民之力卽以軫民之艱費
惟取諸公帑役不煩於鼓鑿門無鷄犬之驚野
有耕鑿之樂年穀頌成人罔弗給百工輻輳市
肆帖然豈非興事集衆用之自有其道哉顧臨
城之廢墜歷百餘年矣屢議興築卒復中止以
宗懋承乏茲土會逢其適而又慶歲之屢豐喜

吾民咸諒予之覃精竭力相與樂其成以詠歌
其事不亦幸乎是役也以脩不虞而資捍禦也
抑所以壯太平之觀瞻也宗懋雖不敏敢敬述
以仰承

天子之體命

乾隆叁拾叁年蒲月既望記

督修城垣記

臨邑城垣之地不知幾何年矣甲申春僕奉檄來署尉象觀其殘毀計修築焉越兩歲奉

命興工僕遂委督理若庀材若鳩工若察勤惰而杜滋擾

皆所有事也顧或曰鑿山取石匠氏所難雖窮日之力而石料無多其曷以濟僕曰不然民力維艱事固有不可以旦夕求者於是障之制復緩其期寬嚴相濟以上副

列憲之意亦殊費神思矣至于朝出暮人不畏寒暑

臨縣志

卷八

增二十四下

不避雨風築石隄修道路栽柳樹年餘來塵途僕僕又何足言迨丁亥九月落成父老觀者咸相與歡忻鼓舞謂是城之築其萬世之利乎蓋私心亦竊自慰也因勒石而爲之記

乾隆三十二年歲次丁亥孟冬既望一臨縣尉候補州尉會稽吳漢記

增修臨邑護城石隄記

城守土資隄捍水具是安所得天造地設者之屹立
千古亦祇假人力成之耳有基勿壞非修不爲功而
因城築隄須隄護城則城工亟隄工尤急臨爲晉西
鄙巖邑處叢山間城跨鳳嶺牛澗屢新雉堞矣獨東
隅俯湫河特隄以內衛陽侯馮陵其勢日蹙爲城故
不得不與水爭地也江海則塘之河則隄之湫隄爲
城故必將計長久烏能無踵事之增與辛卯冬元春
命守汾旣蒞郡披所屬邑志知湫爲臨患並石隄興修之

顛末會趙令來謁具述憂杪暴水壞隄現需重整狀
方其籌畫聞而歲聿云莫鹿鹿未遑也春正月詣臨
周覽形勢始獲端緒夫湫水發源與縣合查山麓由
長城坪經白文鎮濼榆林蘇峪諸河九十里而通臨
城又百里出大同磧口入於黃河計自東北而西南
而南而復西南凡三折其源遠其流長其就下之性
奔騰衝激無惟也月隄半剝蝕河堤盡頽倘夏秋驟
漲則城可虞小小補苴奚濟焉改築斯可矣或者襲
開渠分流之說欲於東岸挖土引河使就故道卽以

所挖之土中亘一隄不知堆阜倍昔森綠彌艱而沙礫作防毋於轉瞬徙轍已可鑿故武安足循也或又謂水勢傑悍究宜從上流截遏之墩於趙家厓便不知奔湍如連冠遂擊必不勝以甃石當排山前令丁君宗懋辯之徹矣然則奈何曰勞且費難成而易毀者予不爲爲其可繼者而已添修舊隄易河凌以石深其根濶其底實其裏而固其縫庶幾乎足以持久乎費將安出曰保障一方與利除害守與令之責也予不敢糜

國帑不忍損民財請捐養廉以從事爾屬僚聞各捐金有差集之共得如千數度既裕乃白於上臺得報可爰策仲春之吉授趙令以式俾總其程而吳尉襄焉五閱月工告竣覆勘之矯然虹卧足壯崇墉矣是役也公私無擾克底乃績微諸邑之踴躍亟公無以創厥始而彼任其事者非實力殫勞又何以觀厥成然安瀾之慶寧直在一時繼長增高亦惟後之人是賴故勒石以示來茲且相期於勿替云爾時
乾隆三十七年歲次壬辰冬十月既望一知汾州府

事加一級紀錄五次海寧俞謝元撰并書

本府捐銀三百兩

汾陽縣知縣李文起捐銀三百兩

孝義縣知縣黃印捐銀二百兩

平遙縣知縣蔡亮茂捐銀三百兩

介休縣知縣王篤祐捐銀三百兩

石樓縣知縣梁一植捐銀一百兩

臨縣知縣趙海捐銀三百兩

永寧州知州王興毅捐銀二百兩

臨縣志

卷八

增

寧鄉縣知縣朱懋炳

寧鄉縣知縣王泰曾共捐銀一百兩

署寧鄉縣知縣毛麟

臨縣典史吳一漢捐銀五十兩

增修護城石隄士民恭紀

任應龍

舉人

我臨之有護城石隄所以備湫河也湫河薄城東隅時遭衝決乾隆壬午前任丁侯勸諭修整更於東北添築月隄丙戌奉檄修城丁亥告竣自是十年來城完而隄固臨民恃以無恐乃辛卯六月二十五日河水暴漲冲塌向南護堤凡四丈河坡四十丈河流轉西去城垣炮臺僅隔丈許時署任威公暨一邑尉吳公急督民夫運柳枝石塊搶修秋霖幸保既而趙邑侯至任方殫心究圖開而仲冬一府憲俞

臨縣志

卷八

增

亦蒞郡聞之耶

論設法修理今年春二月一親蒞

勘驗因議增修舊隄并將河坡改築石隄四十丈高一丈築隄根深五尺底寬一丈二尺頂寬九尺底層丁砌一尺寬厚五尺長條石近河底七層用一尺寬厚平正塊石成砌上八層背裏皆以荒石填心隄面鋪以一丁一順一尺寬厚四五尺長條石隄背砌以見方塊石隄頂以長條石鑲邊中砌方正石板每石接連處加鐵管鐵吊石縫以淨灰漿灌之殫心籌畫預備成式委一毛秦軍估費吳尉督工仍慮累及

民捐廉俸而七屬邑侯及我邑 趙侯亦各捐
銀有差遂鳩工定於三月之初而成於六月之
末於戲臨之民快於狂瀉不進寧處今則一無所擾
而厝以盤石之安其霑 府憲與 諸邑侯之膏澤
不且洋洋乎與秋水並其無窮哉爰詳述始末敬誌
之以垂不朽云

乾隆三十有七年歲在二 孟冬紀

濟瀆清源王廟碑記

正統九年

教諭 樂 舉

蓋聞后稷播厥百穀而蒸民乃粒武王所重民食而四海永清周家開國以來務農種穀享八百載靈長之國運豈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哉惟我朝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列聖相承八十餘年矣惟憺以民食爲務以農事爲先遣御史以撫鎮各省仍諭有司歲祀社稷祈其嘉穀之主勅封龍神求其甘雨之潤凡所以爲國本民天之意者至矣臨邑地寒風烈十歲九旱正統七年壬戌大旱官民祈雨旣已

臨縣志

卷八

五

耗數下土不殄禋祀於諸神之廟久而不應知縣郭元寢食不遑憂形於色曰法不可不變今久祈無應或本境之內或外郡之中求靈神以感應潤嘉穀以生成可乎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濟水出焉司是水之神號曰龍神求風而風調祈雨而雨順感應丕著曷往迎之乃協議僚屬擇善誘中素行肫篤者二人往濟源拜求聖水匝月而還乃得甘霖大降其歲大熟連年崇墉櫛比大有屢書焉因其靈應恭建濟瀆清源善濟王廟以報貺正殿一座崇山旋繞水樓一所

聖水埏埴東西兩廈如翼斯張奉神貌而居其中嗚呼既顯靈感于千載之下尤望濟生民於萬年之久爰勒石于廟以誌神功焉

重修聖母廟碑記

郝衷赤

聖母一祀所在多有而名號各殊若宓妃玉女晉溪
水府諸祠謂川源能興雲致雨而祀故像肖坤元從
水類也至貞婦烈女遠如湘夫人漂母迺如汾城聖
仙長命女均以母稱晉能繩蠡羽而遠椒條者吾臨
舊有廟相傳漢高皇征陳豨有隨行宮娃仙煉于漢
高山者三人茲殆其一然又有

聖公聖母並之者何也咸云漢高公主爲趙王張敖
所尙意並像者卽敖與弟共謀而披殘碑斷碣多金

臨縣誌

卷八

三七

元時語知來由遠也前熹廟間北平白公莅政稍稍
葺治閱歷六十蜡臘殿宇傾欹神貌剝落茲值毘陵
莊公以世閭名宿鳴琴茲土每請是廟亟生感慨爰
命父老數輩暨僧人明光董役重修助費三十餘緡
供土木費聖殿洎廊廡及院墀缺者補之敝者新之
低者增之隆者削之雖邑里市廛微有施予然非公
倡之于前弗能成也以己未孟夏經始凡數易葺茨
而金碧丹雘鳥革翬飛奕奕闔徧矣逾四祀癸亥
天子以西南新定匪長材莫勝摧我公六詔騰越守

將行呼父老謂曰修聖母廟吾願也今營繕粗就而
住僧尠給後將誰守仍捐腰纏十有五金購時家灘
水田五畝以贖之俾奉斯文尸掃廟貌其永保綺麗
乎猗歟我公碩德高誼振古未有顧春秋方四表有
奇芝蘭玉樹生庭階者凡六震索阿戎已搏羊角上
公車餘悉夜光明月鐵網珊瑚雖我公積德使然未
必無明神陰佑降之百祥也

重修紫金山隆福寺記

通判 武思仁

紫金山去縣治五十里許其陰有寺曰隆福蓋古刹也禪僧號福本者臨之師莊里人持戒演法于是寺沙門多歸向之嘗謂同行曰茲寺在金太和時已屬重修至正統間相繼修葺今又歲久傾頽應宏建以拓前模既而居士張鸞等咸願以貲助遂鳩工構材于正殿兩廊增飾開大中塑佛像壁繪水陸又建三門及鐘鼓樓旁爲綠垣規模視舊制十倍計費貲幾百錢工始於正德丁卯之三月至己巳十月落成乃

臨縣誌

卷八

三九

屬余記之於戲釋與儒二教也今來謁吾其心必有所慕者余乃謂之日四方浮屠名號雖多惟佛爲無上天人師自漢明帝金人入夢遣人往西域求佛法白馬駝經而來勅於鴻臚寺安置遂建寺以白馬名由是釋教東行精舍徧天下凡立寺繪像皈依必以佛爲主然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是與吾儒實際之學迥別爾成爾寺爾當求之爾衆之中以記其事何爲向吾徒而來耶豈爾亦知吾儒教之爲美耶然爾等歷年苦行宏茲道場

求無爲於有爲亦若頗有實際者吾姑不之拒因爲
文應之

甘泉溝水利記

張惟學

邑古臨州地山多率律嶮岨田率墀塌坡均故山田
多崎嶇無暇畛以疆理川田雖平坦無溝澮以蓄洩
無暇畛則不能受水無溝澮則不能用水縱使隨地
肯水亦何利焉臨邑涑川北自與縣而來至縣南三
交叉西南折而出大同磧口其間千溝萬壑之水會
歸於此而入黃河自前至今無人治之以與其利西
浙諸葛侯莅臨邑見山田川田之均不得其利也乃
泐疏渠築壩引水滋田之制其渠道之深與寬相等

臨縣志

卷八

三

其堤堰之高與厚相等度地以分區區分以畦墜植
以梗稻乃以堤堰逆其水以導道分其流引而注之
于南畝曲盡水利法故邑人效以播種且稱而歲得
豐登民歌大有臨邑昔苦饑瘠者今為沃壤矣昔患
貧乏者今樂饒贏昔人作三石人以止水漲作五石
犀以壓水精鑿山分三十六派以灌溉田畝與製木
龍以殺水怒見汾水暴漲築大堤植柳萬株以堅堤
防以禦洶湧皆因水以興利捍患而一時蒙其惠利
不也今侯治臨因水興利人無旱乾之憂田有嘉禾

之慶侯之治水與作三石八五石犀鑿山分三十六
派以及木龍殺水植柳禦漲之功一也吁人有古今
而心無古今人有先後而心無先後侯興水利利民
明德遠矣較之昔人亦何媿乎世人享侯之德感侯
之恩欲酬報而酬報不能盡也乃囑子聊述其大概
者而爲之記以頌侯而垂不朽

詩書賢侯淑與水利記

劉勰 尹同舉

觀渠雨鋪雲之歌拆屋成河之詠則知水利當興矣
滎邑東甘泉西麻峪北榆林滙於湫河四時皆泛注
非乏水鄉也而水利不興幸際陰陽調和時雨零落
農人幸豐登之利固矣若彌月不雨土田拆裂者不
過結棒抱甕已耳及炎蒸太甚雨者無濟不過望石
燕兩馬商羊烏鬼已耳再甚焉不繼望濟於兩角浮
金寶海已耳及言乎溝洫之制皆駭爲穿鑿之
說無有謀及之者我臨侯諸葛公至臨脚帶陽春

詩書

卷八

三

耳隨時雨視象後卽裁里甲減徭役緩催徵課紡織
勸耕耨較士莖輶偷兒繕城郭次第槩舉興利除害
不遺餘力如百壞被奸蠹之害刁徒伯珥筆之風者
無不屏翳歛跡焉一日公登城望見湫水混混嘆曰
臨乃古趙僻邑地無膏腴安得京抵惟是疏渠引流
別田畝有所資旨特涓滴之利而已南鄉杼軸之家
大小業織罔不奉命矣興水利亦有明示曩路經佛
堂以見水雖奔流直去然近村地勢頗低曷不引以
灌南畝乎遂下命合築堤壩且囑董事者曰督率可

勤以期底績時有鄉民劉應麟劉文等率諸民趨工
不日堤壩告成遂分浩蕩洪流得爲平波引流以潤
桑田鄉民稱便初不費民財而建從古未與之嘉績
開臨泉不竭之利源趙清獻之開河亦不得擅美于
前矣臯見公之美政實契于心遂忘其不才因代爲
記以垂不朽云

諸葛侯擬建水利記

進士 矯九高

聞之壩水利民古王政之所汲汲者顧天下事成於能任而廢于因循惟是湫川自縣治曲折而至岐道三十餘里地脉可資潤澤誠一方之所賴使無水聽其乾枯有水任其去流開疏之法不與水之所潤不遇及其已及者而已耳所濟能幾何哉

國家二百餘年生於新宦者未究心於用水之法幸我臨侯諸葛公來尹茲土銳意爲茲邑興利一日登城眺望湫水乃嘆曰水可潤土奈何不以濟南畝乎

臨縣志

卷八

五

遂鳩工課程命善管堤壩者董之公不惜躬詣數數慰勞鼓舞由是益加奮勉開渠以潤澤田畝溯源以疏滄洪流未閏月而告成真浩浩之仁澤而蕩蕩之王政也不惟飲惠者感茲恩波而往來行旅覩茲美利人人歌于路矣夫工舉而財不傷役繁而時不違功成而民不擾盡經制之宜典無窮之利使旱魃無威而地沃年成公之功德及遠邇者又寧有涯哉又豈怠惰不振因循者比哉夫備祭器以祀神葦里甲以甦困且教紡織以利民建橋梁以濟衆凡剔弊除

奸移風易俗四季也則捐膳以勸諸士而文風藉以
振朔望也則頒條以諭鄉約而民行藉以興其善政
美德措諸民間者甚多不能悉記稍陳其畧勸之於
石以垂不朽云

邑侯朱公德政碑記

太史朱之後撰

宜蘇王太史爲侯尺木階而予階王文衡世譁誼同
骨肉故於諸邑長吏喜道其所有餘於侯獨箴其所
不足謂夫成敗利鈍相與共之者也日計歲計繁繞
肝鬲間竊恐其髦手而瑱之今瓜期及矣一邑治定
功成果出諸罷勉亦佳事乃性之所至非由黽勉來
者始悔曩所箴之言爲贅乃可以明日張膽頌言之
始信侯之始終如一且而天下後世亦信予之不敢
妄語也臨處窮山山城下三面臨河歲受淙齧自己

臨縣誌

卷八

三

丑兵與蠶蠹焉慮伏莽侯之來也位困且華惟清公
立名品至近人則平易激勸婉切曰寧使人書生易
我母機阱疑我也一人入獄十人廢業能安寢縣中
乎徒流以下率一日中決遣之畧盡獄中歲得糲穀
一碩乳燕呢喃翔舞牢戶因歎前乎此者獄之不靖
由教之不行教之不行由學宮之不飭遂立議土工
而士民雜採銜持委謝不止侯曰土工屬民獨建學
無與疏也建學屬士然亦無所取資貧也括邑中廩
俸俸薪牲酬別所贏縮得三百金強募人需日月緩

輯之畫棟高甍，楓宮棘宇，頓復故觀。而後集多士肄業兩廡，問問難考，課自經濟，庶律鼓鑄，鹽筴屯田，河渠容臺，兵事皆窮，極本源條，對別白督學，奇臨文以爲有湖學風氣，拔矜佩，倍往年。前此爲土工，後此爲養士，糜財不貲，其出孔入孔，可以相當處計，無如墾荒田，懲游惰，一鄉中幾種樓翠，迨鹽劑牧犝牛草，馬皆有章程，露積窖封者，不聞楚楚，稻糞聲兩稅立辦，民間寢屑，越用之，弊者靡而名，戎寇足之爲害也。甚于不足，則又爲深長慮，卽比開寄伍兩習坐作擊

刺唐人，以團練民兵爲苟且之政，施諸山僻小邑，遂爲勁旅，政貴知變，此類是也。刑措士奮，旣仁且良，地壑武備旣富，且強，侯斯登城，遠眺酌酒賦詩，觀水波曲直，上下知可導而從，從而降也。檄檄馮蠓，使退處百步之外，築是爲限，游波寬縱，其不與山埤麗譙爭此土，采蘋藻而神，溷鷺又公德效中一段風流韻事也。其諸通商惠工，平估薄賦，清丈便民，不足瑣述者，輟之夫侯之始至也，英年文士，愛以德，因贈以言，且數數微行臨地，其間黃童白髮，翹跼微美，如由一

口遂文武兼修唯所設施若是是爲公足哉王介甫
爲新循吏新法則編蔣公琰醉不視事無適莫則優
材守度量間兼之者幾人丙申大計群吏兩台使者
果上公卓異爲三晉冠行且爲天上人矣又嘗進言
其有餘者公諱紹鳳字儀聖別號嵩庵順治己丑進
士江南華亭其故里也

重修善慶寺碑記

曹應珍

康熙元年是國家明辟初服遺哲之日也維時交廣底定滇黔大平旣閩鱗靜吳粵波澄由日出以至日入自絕漠以及北向戶驛尉交馳車書大同亦可謂田里康寧鬼神介福之候矣因思古今離合合離成毀毀成何限乎而人民之生死鬼神之治亂亦因之姬妣而上無論已由羸政以至季子狐火示妖勝廣發難爲一離繫嬰誠項緇蕞禮貴爲一合外戚鼓逆金刀中絕爲一離銅馬帝朔漢宮復見爲一合山

臨縣志

卷八

四

陽禪終吳蜀分帝爲一離出峽斷鑣羊車引宮爲一合未幾而天光背馳海宇瓜分北十六南六朝爲一離而背井卸壁臺登單于爲大合麻叔首禍遼東浪死爲大離神堯夜劫元武箭飛天策受極爲大合關寺閩寵白馬沉流五代雞距馮老販國離其合截斧告終龍虎承休合其離由是而一汴二杭三閩四廣遠夏交訏金元造禪高皇應運於北斗成祖兆業于箕尾合離離合殆不可紀數矣大約離之極則毀成合之久則成毀當崇貞之末造高奴雕陰葭蘆圍水

之地亭舞妖孽飛沛克宿葦河滋蔓蹈瑕破城而矛
鋌頭顱刀俎嬰孩伐井夷竈焚寺毀觀一時香火消
沉僧徒四散而善慶一塊土殆寥寥無人焉釋子了
欽歷治亂兵燹之始末住持于此憫棟梁之地頽悲
龍象之殘落因與僧寮悟化了欲等大發願力募諸
四方一時三門兩廊鐘樓翼室漸就增設因國家有
事東南徵租索賦迄無寧日而正殿尙未底績恐時
日推移興亡不具焉文以誌其顛末余亦世居此土
借庇神庥於順治五年列名賢書之第二不敢妄爲
成之力告後之君子云爾

賢侯莊公買水田恒東白都記

崔景輝

禹貢則天下田賦賦賦上上錯田中中此定制也臨
僻處晉西陵阜縱橫土田峽峭不可以上上例亦不
可以中中例矣舊制十七里內東自一里丁戶稀疎
田半濱山谷正間綠林嘯聚蹂躪我土宇虔劉我人
比計厥亡矢登見錄者十之六載司民者十之四不
惟不可以上上例亦不可以中中例也筑筑遺黎鴛
面鳩形冀冀涕鄭繪所難悉夫以四甲丁輪十甲賦
剗肉補瘡日復一日勢必至瘠者困肥者亦困究也

臨縣誌

卷八

四

瘠者瘠肥者亦瘠不至於流亡哉 不止雖有智者
點金無術難爲善後策幸我 邑侯莊公來莅茲土
三載有餘每念東白籌所以拯溺救焚者乃集邑中
鄉先生暨族士暨父老子弟各抒一見俾公私兩
宜奈言人人殊解定衡公曰與其目前莫若百世與
其損下莫若損上惟有捐俸市田以給賠戶一法令
公私兩宜無出此右者於是相田之可水者得三十
畝有奇其值百有二十計畝四金底秋地租多寡若
十視賠之上中下而差等焉仍集邑中鄉先生暨族

士暨父老子弟詣城隍廟立券買易有家人父子之
歡無長吏畏怖之色將見東白里父傳子子又傳子
億萬世無疆休自今以始矣異日丁闢田孳亦得與
上上中中同載負版或木可量也噫嘻若公者買犢
買牛者乎其見佳禾麥乃笑者乎其璽書勉勵增秩
賜金者乎將拭目以俟之余與公有年家誼稔知公
今茲買水田一事故樂述其詳至田有疆畔有國賦
并開於後用垂不朽以廣公之素志云爾若夫德政
多端鄭樞部已有記茲不贅

閩邑紳衿耆庶公記崔公德行碑

在昔博陵成世標繁靈於冀土清河衍胄綿瓜嗣於參墟高者鼎鉉三台卑亦邦伯九州惟德斯慶惟才斯美而降年有求有不求弗問也今星禽畢曜紀元之四年乃

國家之二十六年也歲在疆圉單於日道磨於大火闕伯禍歲處士星沉歎月建於厲旱奄崔公之西行公大父依漢以橫經奪席會人倫於東國乃父鍾秀以芹宮碩彥克繩武於家風公諱景輝字萬

藻秉秀山嶽受氣星辰年在髻髮已齊名於郭伋學甫勝衣即見賞于王澄豈直童子之明經書生之說卦而已起家尚書有聲弟子才可決科未獲一鳴於上苑翼足搏風僅爾兩介於秋闈雖陰德已注于星官而文魔尙壓其一頭乃循資格爰校次第甲子之歲作賓上國公溫溫者性惘惘者質休休者量夸大辨而持之以訥包大采而守之以白不修夷齊之潔故其清不可尙也不學惠連之辱故其道不可屈也乃憚宗廟之犧守不靈之龜

因制業之不就遂移志於岐黃遵靈樞素問之旨
匯劉李張朱之成洞達乎表裏經絡曉暢乎砭石
炳灸究五科七事之機行十濟七方之制故發無
不中療無不瘳何異乎倉扁神術帶下老弱之數
變乎然公之才情閎肆問學該洽治不一家攻不
一術袖裏巫咸枕上天官盡甘石梓禪之能知四
國之皆火算出入盈縮之數卜庚辰之入郢又龍
傳廖賴針神于午關八州之牛眠一杆不蕪孫大
帝之鴉飛石噶斯應又理窮河洛術盡京焦春秋
臨縣誌

卷八

壘

之元命苞悉取諸懷孝經之援神契如指諸掌更
復精耶律喬切之經抽輓轡殿駕之秘修短皆知
禍福如響方朔術極衆庶道濟公卿乃玉京徵作
不相其年彭監纏魂故促其算堯典入棺關西罷
講病門墻之生莠嗟山木之長頽途登石鈕路入
金城塞瑩樹直秋草雲平悠悠丁令歸來何日聊
記謬言以誌不朽

大清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菊月上浣八日

戊子亞元原任湖廣荊州府夔陵州知州眷弟曹

精珍頓首拜撰

新編

卷八

吳

除私派記

臨邑去京師一千八百里雖僻在萬山之中而
商賈之往來

部者如織故政績常相聞也庚子冬杜世允以
宗伯公之子分蔡

內廷者八年謁選得是邑下車之時適歲大祲流
亡載道聞其規畫區處設饘粥勤賑濟俾饑者
得食逃者得歸而鳩雁無歌萋楚不作且典質
以給日用卽資物一空宴如也于是紛紛藉藉

縣誌

卷八

七

傳為美談及同年友朱公以總憲承

天子命賈

齋金以賑山西歸而言及邑宰之清廉愛民者以
臨邑為最蓋其崇學校勸農工旌良善鋤強桎
莫不愛賈人口而小民所尤感誦不置者莫如
革私派一事夫私派之弊不知始于何時而歲
復一歲官則視為固然民亦奉為常分積日累
月弊益深至斃踣溝壑民窮且盜職是故也于
是意以罷捐細加剔訪知所料歛皆起于徭夫

有丁則有徭此定制也乃紳衿則從優免矣小民終歲拮据竭心一力以供

國賦而又有私派以苦之此豈

聖天子軫念黎元同于赤子至意乎今杜世兄正直方嚴祇慎所職舉歷來積弊毅然除之是其為政知所先後以致耄艾咏歌真乃克守家法不愧為名臣子古所謂召父杜母寧是過耶將來重書褒美不次超擢特旦夕間事耳爰是喜而誌之

隣治年通家世弟陳豫朋頓首拜撰

八景詩

紫金瑞雲

知縣諸葛昇

信得關門氣判雲萬岫春
氣亂鳥足靈鷲起龍吟
樹濕鐘聲潤芝明草色新
豐隆應可馭一片渡天濱

黃河古渡

歸牧牛羊晚輪蹄喧渡頭
折流開急峽激漲下崇丘
東望鱗鴻杳西征士馬愁
相過誰有意頻問濟州舟

慈雲鑿碑

何年一片石秋漢起雲晴
山出臨池媚人來向月明

臨縣詩

卷八

銀河連影合玉女愛妝成
欲傍温公去安臺似有情

善化神鐘

浮剎依晴漢疎鐘鎮寂寥
激音散花雨流韻落松潮
入暮催猿急歸雲送鶴遙
數聲殘角後清夢隔塵囂

東林春色

欲問東皇馭春先到樹林
辟寒敷柳色浸煖浴花陰
列嶼環空鏡鳴泉響深
翠峯銷清梵絕僧舍晝沉沉

鳳嶺朝陽

嶺不孤女吹簫欲共飛
芙蓉開曙景松檜領朝暉

苔益千章羽雲增五色衣德輝堪下覽疑向舜庭歸

湫川煙雨

湫川凝暮靄何處似瀟湘萬井橫煙濕千巖出雨涼
人家迷遠樹城郭掩斜陽欲訪幽居客模糊問草堂

甘泉漱玉

千金懷一挿吸飲試夷齊噴玉紛流亂鳴珂聽壑低
沙青雲瀝瀝草碧雨萋萋我欲乘驄去踏花香作泥

紫金瑞雲

朱紹鳳

豈應歌復旦紫氣集嶙峋玉女花初散金人露欲勻

縣誌

卷八

二

龜含芝草秀鶴舞綵衣新佇看爲霖雨天涯處處春

黃河古渡

大地何年老勞人半渡頭浮梁隨逝水斷岸落殘湫
猿嘯秋風急馬嘶曉月愁爭如牛背上閒吹看東流

慈雲鏡碑

我欲懸秦鏡馮高照不平何期尋斷碣於此得長明
風雨時時拭山川面面呈問誰堪比德惟有玉壺清

普化神鐘

桴鼓疎鐘度依依落九霄聲淒猿嘯急響和鶴鳴遲

借夢隨風斷旅魂，帶月銷河憐楚炬。後松檜影蕭蕭，
東林春色。

朔風長墜戶，黃鳥忽鳴林。春望疑吹律，南薰欲御琴。
泉澌苔徑滑，鐘度翠微陰。寒谷無嗟暮，春光取次尋。

鳳嶺朝陽

丹穴知何處，餘輝薄翠微。秦蕭吹不去，舜陞舞初歸。
西距關門險，東連海嶠暉。岐山應在邇，恐向九霄飛。

湫川煙雨

湫水橫山郭，煙波鎖夕陽。觀瀾誰似練，聽雨但傳鐘。

臨縣誌

卷八

三

塗抹千山翠，迷離萬井涼。有魚堪下釣，我欲賦瀟湘。

甘泉漱玉

長欲臨泉水，孤芳只此溪。露從金掌下，冰與玉壺齊。
草木皆含潤，桑麻一望迷。乘春時眺覽，片片落花西。

初抵臨境石門塢作

邑令丁宗懋

相傳離石舊，僻處大河東。一水來天上，羣巒在眼中。
織盈榆半綠，冷淡杏初紅。最好知時雨，今宵四野同。

嶺雲軒漫興，即用陶隱君時分賦四絕。

丁宗懋

七言律

臨泉懷古

邑令 丁宗懋

孤城頽落晉西陲見說稱名地澤宜穴處渾思人近
古山耕最喜雨知時蒼涼霧鎖仙姑洞巖巖雲橫石
勒祠何處更尋烏突舊惟餘五社祀殘碑

湫川觀漲

丁宗懋

大枝頭與小枝頭萬壑乘凌挾衆流沒岫濤來廻岫
轉衝沙浪下拍空浮涼生遠樹風微定響過前灘雨
乍收此去龍門真迅駛却分餘溜徧岩隈

臨縣誌

卷八

五

登紫金山絕頂禱雨 有序

丁宗懋

山峙縣北爲八景之一志稱紫金瑞雲是也
絕頂有風雨二穴相距尺許風穴常扇時若
旱以手探雨穴有泉溢出下於神啟兆日三
日雨足既而果然

一瓣心香遠告處崎嶇散憚陟危巔瑤宮俯窺千
碧尺竅潛分咫尺天突兀有山兼有水郁紛非霧亦
非煙由來勝境徵靈異甘雨期予卜兆傳

煙雨臺落成二律

湫川煙雨臺
八景之一

丁宗懋

北來怒漲逼層隄，
翳翳黃流兩岸齊。
近市煙嵐霏斷續，
沿崖廬舍布高低。
拂塵尙自留殘碣，
攬勝還堪識舊題。
歲月遷移陵谷變，
敢將綬奠任蒼黎。
危亭百尺俯東臯，
庀石蟠根結構牢。
山色常留雲補堞，
灘聲乍挾雨爲濤。
心勤保障吾才絀，
目擊廻瀾乃力勞。
從此順成占有象，
迎陽歲共薦春醪。

登東城樓留別吳尉二首

丁宗懋

高樓百尺俯重關，
半枕山崗半水濱。
遲我歸期今五

載自丙戌與吳君有城工之役
送庚寅予始得陳情歸侍
護持還付未歸人

垂柳依依欲別人，
葉含朝雨淚痕新。
叮嚀莫使輕攀

折，
留傍孤城迓早春。
堤柳成行皆予與吳君所手植者

觀東城石堤作歌

邑令趙輝壁雲南人

一城屹立凌高峰一水奔突如游龍立者突者勢相
觸一堤綿亘當其衝偉觀駭目肇何日興安陳子道
首糾工前明萬曆丁丑歲經始不日成長虹往者疏
鑿無休暇民力已殫民財空編枕築沙等兒戲豈以
有限填無窮自從此堤足砥柱川流一障狂濶東年
深豈免有漭漫暴漲忽復侵崇墉我

朝勸民百廢舉帑修累累經雍隆雍正乾隆年間命
俱大修堤工

守調丁令宗互接陞湫川煙雨臺留芳蹤我昨登臺

臨縣誌 卷八

快遠矚城郭映帶圖書同安堵百年等磐石仁人之
賤豈有終繼長增高繫誰責後之來者當擴充自慚
飽食太倉粟雀鼠何過吾何功

紫金山懷古

羣山合沓黃流東茲峰嶺起何穹隆凌虛築觀出雲
雨中有龍氣盤青空奉祠石郎王者像上黨胡羯真
英雄還聞祈禱應如響刳羊酌酒酬神庸兩穴半開
風穴閉箕畢効順趨靈宮提攜婦孺乞聖水以手探
穴雲濛濛我聞此語坐歎息荒唐傳說隨兒童遠想

羣雄紛割據離石實當全晉衝元海一去世龍樂
牙吮血狼虎同豈其草菅殺人手能以慈祥爭化
况復連年苦魍虐號呼偏僕來村翁怨暑啼饑遍四
野神雖傾聽何能聰今年山邑得小稔三十六雨歡
老農寄謝山靈共保赤無須市美貪天功

紫金瑞雲

深山那借江河潤瘠土尤期雨澤設但使民和歡永
日何妨吏隱懶如雲英靈岳瀆守佳氣靈巖樓臺入
紫氣從此爲霖休秘惜須令物享恩恩

臨縣誌

卷八

二

黃河古渡

乘槎舊事已茫然偶向通津問濟川兩岸雲山秦百
二前程海國路三千橫灘舟急愁行客鞞石橋成憶
往年指點遺蹤殊恍惚由來古渡屬神仙

慈雲鏡碑

似與名山別有期披圖忽已快心脾慈雲自護清涼
界石鏡常懸碧落碑大地山河看迤邐諸天風雨入
塵屨何當一訪招提境收拾雲林畫裏詩

普化神鐘

中鐘百里湖前金洪鑄千年寄佛林魚鑰未收信
鳴相答喚塵心三千界裏流昏曉百八聲中白
古今法界不嫌城市振雲山縹緲是清音

東林晚照

迤邐城東景物奇賞心尤在夕陽時山當晚霽戎戎
遠日向芳林故故遲樓閣入煙青掩翠扉常照碧
參差還餘一事殊清絕瀹水烹茶坐詠詩

鳳嶺朝陽

嵐光靄靄樹重重莫道荒城僻陋蹤雉堞參差排嶂

臨縣誌

卷八

三

出魚鱗縹緲入烟濛梧桐園舊集丹山鳳海壺朝暹日
觀峰怡怡吾鄉巢鷺鷥只今百鳥尙朝宗

余寓鳳嶺山
百鳥朝宗

湫川煙雨

畦畛雲連山上下園廬壤錯水西東一川風物霏烟
裏萬井生涯細雨中野漲有時波滾滾村墟入望樹
深淺賞心最是登臨處縹緲樓臺十里風

北嶽秋風

虛宮觀入雲齊三晉風烟一覽低嶽色高懸湫水
外可流遠抱孟門西秋來倍覺乾坤大望去都教

界迷莫笑荒城坐拘局溪山勝處任尋躋

漢高山

上方仙子碧雲鬟縹緲遺祠翠靄間聽罷迎神送神
山瀟瀟風雨漢高山

劉王溝

左國西河萬馬來

晉史劉淵據石西河美稷建左國城

劉王過此亦

唯哉不知元海何功德時見居民賽廟回

太尉城

越石當年築二城中原淪陷獨支撐只應風雨笑靈

編縣誌

卷八

四

聚猶聽荒雞夜夜聲

孝文山

行殿依稀入翠微孝文曾此駐駉駉一從望氣開山
後草木猶知拓跋威

甘泉

芳烈清瑩色味全可憐俯仰少傳宣如逢坡老攜團
月肯作人間第二泉

石巖佛字

勢縱橫筆不如胚胎應在結繩初若云太上原無

佛試看摩崖亘古書

西溪月色

唐家五社半淒迷勝地猶傳古玉溪
溪月清華誰比似風光絕憶鏡湖西

長壽山

城郭參差入畫圖峯環河帶樹繁紆
憑高曠望知何事風雨關情十七都

言懷

經世無長策家居亦素餐
只緣懷濟物不敢薄微官

臨縣志

卷八

五

歲月消磨易關河取涉難
鄉雲八千里回首路漫漫

其二

此邦古烏突控馭晉西陲
草沒劉淵碣雲寒石勒祠
餘風殊莽蒼舊俗尚陵夷
勿恃徒蘇撲須令識父師

其三

好鬥矜蠻觸糾朋競角牙
汝曹成習慣余意甚咨嗟
切切勤相語蚩蚩聽勿譁
倘能容我懶山縣好栽花

其四

羔才甘受牧是處寺牛羊
地若論肥瘠人何別士商

鷓鴣情憐鵠面悴
壞藉鳩藏撫字吾
何力民勞望小康

秋日登長壽山

憑陵絕頂俯遐陬
勝覽偏增作客愁
關塞蒼茫看遠道
風聲蕭颯入高秋
雲山此地空三晉
書劍當年隘九州
一病頽唐誰自料
鄉思無那怯登樓

登東峪關高閣遠眺

清游一散脚股頭
絕頂憑凌翠靄間
繞郭人家烟裡樹
滿城樓閣畫中山
偶尋勝地渾忘去
已約詩人共賦閑
便擬從今幽興熟
琴樽有暇輒躋攀

臨縣誌

卷八

六

荆少霞同年招飲并同登文昌閣遠眺二首

簿書叢雜高成堆
倥傯久已踈樽壘
俗吏何心覓韻事
荒城恰是宜迂才
有時投躡赴佳約
勝地相引方銜杯
今朝又報惠詩至
笑我鬱鬱胡爲哉

邑屋華麗入圖畫
樓臺翬靄供躋攀
不道山城有此境
休教泉石嗤我頑
曠觀雖無十里遠
清興已饒半日閑
多病渾忘百憂失
故應觴詠頻開顏

題壁詞 并序

曹席珍

珍臨庠廩生也於順治五年戊子科中式第二名舉人公車計偕屢別春闈於十二年揀選縣職於康熙二年除授湖廣鄖陽府竹谿縣知縣谿古上庸國其地背倚商洛右帶梁洋左達均房南連夔巫歸巴周國千五百里深山大澤密林黑箐叢奸伏莽之與區也壬寅歲三省會剿茅麓始經收復抵任初驚鴻寥寥費萬千招撫萬千經營始成縣治歷俸十二年始量轉彝陵知州彝陵古西陵名郡穀維三峽瀉激

臨縣志

卷八

七

長江爲全楚西門時三藩並撤黔滇雖未發難異志已成督部電檄星催上自西陵下至九江將大小船隻俱擄赴洞庭西岸船戶夫役雲屯蟻聚致米珠薪桂卽道藩未動而已有不能終日之勢至督部甘凶信至魚驚獸駭遂闕然星散其時湖南諸郡同時告陷西起膚竹東盡襄樊乘風烏詭哄然厥起於是襄嶺則揚來嘉鄖協則洪福竹山路則謝泗竹溪路則馮元本縣馮逆首謀昔叛欲將予擁挾入川乃設計縶予曰吾輩戮力同心爲地方死守當於闕帝廟插

血飲盟今已備香楮宜速赴盟所予知其誑詐遂據
臺不下賊果率衆來攻予同家丁竭力死守晝夜不
懈時秦兵三千駐扎白土關距城四十里賊顧瞻首
尾不敢人攻復有中軍守備劉斌協謀造變因所領
士卒不願隨賊入川中途擁劫而回賊勢窮蹙遂狼
狽入川繼時文武具由申報荆州督部武官保馬上
飛遞不數日而到荆予報由塘路到府轉院比及至
荆而請命已下將劉斌超陞三級以叅將管竹谿營
事予奉督部憲批云文武申報時日皆全所到遲速

互異不便再行入告止得一獎云保印全城忠義可
嘉八字而已馮逆甫去川逆隨來偽賊王屏藩送重
慶道偽劄予卽申報本府轉繳督部奉批該縣前能
抗賊拒敵茲復守節不染深爲可嘉尙當益勵忠壯
以圖後效川逆甫去房逆隨來偽將軍楊來嘉送到
夔州府知府偽劄予卽時申報本府轉繳督部至楊
逆委偽都統洪福領五鎮十三協之賊傾巢來攻以
爲至卽姓祖無異操石以擊卵也然本縣原無城池
予率衆據中峯觀守備劉斌則分據桐谿塞賊一股

營於桐谿一股營於中峯自八月十九日攻圍起至九月二十八日百計不下師老糧匱賊亦悔退乃撥桐谿之賊併力來攻中峯至次日酉時雲梯百道蜂擁蟻附寨上木石亂下其死傷者填滿壕塹不可勝計僞副將火攻營戴德領鎗手三千每排五百前排聲絕後排繼之煙炎連天聲震山谷鉛子流火雜下如雨其頃刻之際立死炮火之下者弟姪曹傑曹啟東等家丁張永祚楊成等寨民陳泰孔木匠等衙役門子徐祿何天祚左右前後積屍三四十餘僞城守

備副將馬更奇身被重鎧將攀登飛上牆中大石滾斃寨下賊勢大阻乃僞鐵騎鎮楊開運督賊舉火來燒寨樓火起炎發立身無地賊遂百道蟻登除婦女墜摧死傷外關門盡遭屠戮予復上中峯絕頂至靈官廟下地勢斬削最為險峻奈親疎畧盡左右無人珍已兩日不食筋骨酸酥遂力竭被執時滿門盡登鬼錄苟活何為極口大罵以來遂死賊以為奇貨可居反縛鼻管不語不食者數日未得就死延至十月朔九日解送常德澧州比及至坊則下獄禁錮得

受非刑如抱竹筒騎鉄牛之類幽繫兩月餘聽候
令發落後僞令下許釋放還官予義不受辱甫脫
械卽潛夜逃走至白土關已入秦地不意逆賊余位
部者夙係北隣文武交際厚友也伊自粵東守備陞
白土路游擊路過竹谿時余贈裝給資欸燕加滙伊
任後往來最密予嘗心計以爲逃難余公可託也乃
與賊潛通線索計就內應珍錯投陷穿賊逆反面成
營將余解交賊逆洪福於是再羅網羅備極拷吊體
無完膚將半口鐵鈕用斧打合仍解送房陵遂致左

手筋斷腕骨扞出行至石山縣南江上庸驛血肉腫綻
寸步難移於驛前廟壁題有絕命詞古風一篇滿江
紅詞一闕比及至房自分必死適值楊洪兩賊搆怨
鎖繫賊轅門左側越五日出示初七日出決竹谿知
縣曹至六日舉城火變片木不存至初七日楊逆大
聖賊僧綁縛將赴西市忽傳釋放蓋一則賊因天變
生懼一則因洪賊記室游超將壁詞抄報不意內有
孝廉辛鐘英楊逆聘來以訓賊子楊開運者叔擁入
房哪賊入於骨齒見予壁詞大生憐憫跪懇求釋予

事後始知之而當時則在夢中也驛後爲知縣陳經
將予安插城西南三十里撒海堰余衣食俱乏惟採
食豆餅燒兒腸水芹黃精蕨粉等菜餬口延生而面
目盡皆浮腫後賣藥賣卜繩營苟活十七年戊午
大兵四面進剿賊悉營夜遁予首謁軍門楊提督佟
復將予血苦通詳言劫撫三院奉督部蔡憲檄令府
道詳驗傷痕確具實情以憑彙疏題奏予僞居樊城
奔資盡竭其數空情狀勢可行乞因堅懇本道歸家
且年踰七袞喘息不續功名非所問也原文並壁詞

臨縣志

卷八

七

錄附於左 昆明池水橫六詔中有長鯨尾不掉西
南風鶴過湖湖妖氣一夜滿邊徼我家山右尹楚水
十載楓林始量徒全荆門戶屬西陵未及交代軍聲
起腐竹編亘到襄樊長漢一千二百里偏裨鎮帥與
三軍盡是人國謫戍子潮聲夜半捲鄒關鳥語孤鳴
滿漢南高官大爵爭來晤不信常山人姓顏水冷金
寒性所成誓將隻手答盛明內外援絕四十日嗟兮
帳外皆楚聲關門義士同日死血頸模糊當路橫牀
頭刀頭總氣盡刻木束蒲莫問姓任爾碎首與流腸

羞向嶺峯山似命湖風冽冽雪花急關木嬰鐵解拜
國讀善高卷取義難悠悠生死何足說系命飛報武陵
路幽繫房獄無朝暮夢魂夜到睢陽臺傷心誰復辭
霧脚隨盡冬回春到頭令下還官許釋俘共議反面
偷生好讀史會笑滿武秋月黑冒險度秦關
奔說萬難堪恨余遊通線索反面成警縛送還重羅
羅網再榜掠血肉風飛俱見骨半口鐵鈕銜合親空
手筋斷在骨折風吹柳鎖兩做囚猙獰鬼卒互輪流
土崩城外南江水欲壑墓魚腹不可求寒燄明滅照夜向
幽輝如聞鬼夜哭雙眸開闔不能言潛將甲子箕太
乙兩葉重平日正中四海何地不呼嵩但能騰得鸞
背志不怕蚩尤萬丈峯

余始閱邑志歎其文獻寥寥矣以爲山城僻陋固宜
及閱全晉通志得是篇而讀之駭然曰斯地而有斯
人耶官一知縣耳其應變抗賊百折不回雖張中丞
之守睢陽余左丞之守安慶壯烈何以加此而乃生
不見知於當時死不克傳於鄉里抑何所遇之窮耶
使此人而早死於賊則已無此文無此文即無此人

矣。今幸有此文而邑不載，有此人而邑不知，憤憤者誰與守土者與邑人士與將何以說文凡四五千言，爰刪繁存要，亟爲補入，以闡幽烈，以光簡編，且以誌景慕之微意云爾。

道光二十年冬日滇南趙輝壁識



